

破我品第十

现在学习的是后八品的“方便生胜义之真实性修习之瑜伽”，在前面的第九品中，大家学习了“总说甚深缘起真实性之瑜伽”，接下来要具体、深入地学习甚深缘起的真实性，即“别说无我空真实性之瑜伽”。

乙二、别说无我空真实性之瑜伽分二：一、人无我真实性之瑜伽；二、法无我真实性之瑜伽。

因为众生的无明妄执，分为人我执和法我执，所以无我空的真实性瑜伽，也就相应地分为人无我与法无我两部分。首先来学习人无我真实性之瑜伽，也就是第十品的内容。

丙一、人无我真实性之瑜伽分三：一、破除计我；二、于无我义断诤；三、结成远离常断。

修习人无我真实性瑜伽，最重要的是破除计我的分别，所以这部分是本科的重头戏。然后是断除对无我义的争议。最后以远离常断来结束本科，也就是第十品的引导。

丁一、破除计我分三：一、分破所许我相；二、别破计彼为作者；三、摄要而破。

破除计我之中，最主要的是破除所承许的各种我相，其次破除我能起作者的作用，最后是以归摄要义的方式来破我。

戊一、分破所许我相分三：一、破胜论派所许之我；二、破数论派所许之我；三、破尼也耶派所许之我。

大家知道，古印度很多外道虽然也承许有三世——就是有前世、有现世、有后世，也承许有业，也承许有苦乐果报，但是和内道完全不同的是，他们还承许有一个“我”，而且各个外道所承许的“我”还各不相同，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本科里要破的这三种。

总体来说，他们说的这个“我”，从前世到今生，从今生到后世，都是常住不变的。虽然享受的东西，感受的东西，以及我的形象、我的性格、我的态度、我的各种苦乐命运等等，这都是会变的，可是这里头有一个“我”，它是永远不变动的，它来承载这个业，它来感受这个果等等。其实不仅仅是外道，大家也都会有这样的执著。譬如说，你的少年时代

是过去，你的青年时代是现在，你的中老年时代是未来，你会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这个身心都在发生变动，可是这个“我”从过去走到现在，一直走到未来，一点都没变，还是那个“我”。大家现在想想，这是不是就是你的观点？但其实这样的“我”是没有的、不存在的，只是由于大家无始以来的无明习气，才牢固地执着有这样一个“我”，从而产生了种种的烦恼，造下了种种的业，使得一直沉溺在生死苦海之中。所以外道当作如意宝，当作归依处，非常珍惜的“我”，在内道中，恰恰是盗贼，是怨敌，是要破除的。

己一、破胜论派所许之我分三：一、总破所许我相；二、别破有我之能立；三、破具思等特相。

在以胜论师为例进行遮破时，紧紧抓住我的自性为常这个邪分别，先来总破我相，然后破除我的能立因，最后根据胜论师的回辩，进一步破除我的特相。

胜论外道说我有两种：一种是内我，好比现在世间人说的灵魂深处的我；一种是外我，即外现的我，他说这是我的两个层面。

那内在的我是什么呢？他说身体里头肯定有个我，它在根上活动，以根为行境，去了别各种境界。根呢，则是做一个给它摄取信息的一个信息员。这是内在的我。

外在的我就是外现的这一个相，身体和身体里头的根，合在一块了，这是外现的我。

内我是司令，他就在根上活动。比如说眼根有看到山上牦牛的功能，然后在根上活动的我就会知道：哦！对面山上有三十三头牦牛；或者正在吃一个奶油面包时，首先是舌根在跟面包接触，然后这个内我就在这个舌根上活动，接着就知道了：哦！这个奶油过期了，不大好，不新鲜了。

下面就具体来破。

庚一、总破所许我相

**内我实非男，非女非非二，
但由无智故，谓我为丈夫。**

难词释义

非二：指既非男人，也非女人，也叫做黄门。

丈夫：指男人，同时也指代女人、黄门。

颂文直解

内我实际上不是男人，不是女人，也不是黄门。只是因为外道等的众生没有智慧的缘故，才妄认我是男人、女人、黄门等等。

释义

胜论师执著身体里头有个实有的内我。如果这位胜论师是男的，那就问他：“你是男的吗？”他当然得回答说：“是。”他的意思是，他的内我就是男的。但是这样就出大问题了，因为胜论师说这个我是常的、有自性的，那么既然我又是男性，于是男性就永远不能变了。这样这位胜论师的所有前世都应该是男的，所有后世也只能转世为男的了，因为变了的话，怎么还能叫常的、有自性的实法呢？而实际上呢，连胜论师也承认在轮回中，众生是不断在变的，一会转世变成女的了，再转世变成黄门了，再转世又变成男的。因此胜论师所说的常性的内我，就和轮回的事实相违了。这就是“内我实非男，非女非非二”的意思，就是说：胜论师所谓的内我，是根本不可能具有现实中的性别的。

所以说“但由无智故，谓我为丈夫”，实际上是没有这些实有的性，只是由于你们没有智慧，才认为有实有的内我，而且还是个男人、女人、非二而已。

胜论师的观点代表了世间大部分凡夫的观点。大家正是因为无明愚痴，才在这无常变异的种种相中，妄想了一个我出来，并说我是男人、我是女人、我叫某某名字等等。因此众生也才在轮回中流转，永远没有出头之日。

所以从现在起，大家每次说起我的时候，都要提起正念，要知道真实的我是没有的，所谓的我，都是对五蕴相续的一种假名安立，不能认为是真实、常有存在的，否则就像胜论师那样，被自己以无明导致的执著欺骗了。

下面进一步以男女等相非实有，来破我。

**若诸大种中，无男女非二，
云何诸大种，有男等相生。**

颂文直解

如果如你所说，在大种之中，本来没有男、女、黄门等相，那怎么可能依靠诸大种，有男等相生起呢？

释义

这一颂前两句是引述胜论师的观点，后两句是进行遮破。

前面破了内我有男女等相后，对方又回答：那不对啊，性别不是建立在内我上面，内我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男性、女性、非二性，一切差别相都没有的。男性、女性、非二性，这些都是外我的相，内我仍然是常性不变的。

那就在外我上接着观察，外我的身体上，男女等相是不是真实有的。观察后知道，身体与根其实都是地水火风，除此不可能再有其它的东西。而地水火风四大种上，哪个地方都不会见到有男女的性别。具体来说，这个地大呢，它是个坚硬的东西，它上面没什么男性的地大、女性的地大等；水大呢，它只是湿润的性，也没有男和女的；火大是成熟的，它也没有；风大只是一个动转的东西，这上面也没有男风女风的。那么地水火风四个上面都没有，它们合在一块，怎么会有实有的男女非二的性呢？根本不可能。所以说：“云何诸大种，有男等相生。”而且，如果外我有实有的男女等相的话，那就在任何时候都要有了。但是在入胎的最初的阶段——羯逻蓝位，那个时候也是外我，而那个时候是根本分不出男性、女性、非二性的。

那么内道对此是怎么说的呢？内道说男相、女相、非二相都是因缘和合之后呈现出来的假相。四大种上没有男女等相，可是四大种这么一和合，以众生各自业力的缘故，就出现了男女等相，但这个相不是实有的，转世就变了，有的人甚至在当世的时候就变性了。因此众生纯粹是因为无明愚痴，而认为我是真实的男性、女性、黄门而已。

所以世尊说：“坚性不说女，也不分别男，诸法无生故，寻找将不见。”坚性是菩萨的异名。偈颂的意思是说：菩萨不分别男女相，因为诸法无生的缘故，所以通过观察可以发现，男女相都不可见。因为男女相都不可见，因此我也不可见。这就像如果没有火的热性，那么就不可能有火一样。

**汝我余非我，故我无定相，
岂不于无常，妄分别为我。**

难词释义

无常：这里指无常的五蕴身。

颂文直解

你的我执所依的我，不是我的我执所依。因此，我并不是以自性成立，所以没有确定之相。如此缘故，就像将花绳虚妄分别为蛇，岂不是将多体、无常的五蕴，虚妄分别为我吗？

释义

“汝我”——你的这个我，“余非我”——对其它人来说，并不是我。不论是外我还是内我，倘若是实有的，那应该人人见到你时，都必须说是我了，就像火的热性在大家面前没有差别一样，或者说，大家看到白色的雪山，都会异口同声地说那是白的。可是为什么只有你自己说“我”呢？你的父母会说那是我儿子，你的老板会说那是我员工，还有的人说你是朋友、仇敌、老乡、居民、学佛人、凡夫、好人等等，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说法呢？而且你死了之后，再看着那尸体也不会叫“我”了。这些过失，就证明“我”不是自性成立的，所以我无有实体，是增益的、假立的，必须要舍弃。

如果无我，那么我执及我爱等是怎么生起的呢？下面继续说道：“岂不于无常，妄分别为我。”就是说，以如上所说之理，可见蕴以外的这个异体我，它以自性成立的实有体，一切时处根本不可得故，只是随众生各自多体、无常的五蕴身，虚妄分别为一体、常性的我，并颠倒的认为是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、能造者、受用者等等。实际上我跟五蕴没有一体、异体等的方式存在，仅仅是依于五蕴假立的。

这里对于我见的所缘与它的施設基的关系要区分清楚，不能混淆。我见的所缘是我，我的施設基是五蕴。我与我的见也不能误解为是一个，我是所缘，我见是心的执著状态。

庚二、别破有我之能立

能立是外道安立常我、实我的理由。破了理由，那么所安立的我也就破了。

**我即同于身，生生有变易，
故离身有我，常住理不然。**

颂文直解

如果我是轮回、涅槃的所依，那么在生生世世中，我应该随着苦乐等身受的改变而改变，这样我就像身一样，应该是无常性。因此，离开身还有一个常住的我，这并不应理。

释义

对方就说：你看我们现在在生死里头流转，由往昔我先造种种善、恶、不动之行业，后面才领受种种果报，而换了一个又一个的身体，我们有时候做人，有时候做天，有时候做鬼，有的时候是苦，有的时候是乐，我们在流转。那么同时我们修解脱道的时候会得到还灭，可以证果，可以得到涅槃。那么这里头就一定是我在做为主体的，如果没有我，那是谁在流转，是谁在还灭呢？正是由于存在有实我，这些事才有可能。所以对方认为说，有流转和还灭的缘故，是有一个我存在的，这就是他的理由。

其实呢，正是由于这么多的流转等，刹那刹那都不一样，不断的在变动的缘故，所以根本没有常我，那你们怎么还执著有一个常有、不变的我呢？

具体来说，偈颂中前面两句是能破的一个因，后面是结论。“我即同于身，生生有变易”，这个身就是五蕴，不能单指一个肉身。就是说，五蕴身一世不同一世，在生生世世中很多的变动。那么既然身是如此的话，我不也就如此吗？比如前一世是一头猪，再前一世做一个天人，再前一世又做一个饿鬼，再后一世又变成一个天人，又变成一个声缘罗汉、菩萨等等。这里头变动就很多的。那么你自己就承许说：身是在不断地变动，不然就不能说有流转和还灭。流转和还灭本来就是一个变动的相，这流转就是前面是这样后面是那样，这才叫流转，都一模一样怎么能叫流转？

这五蕴都是在变动的。你的色——你这个长相，身体的这种相状也在变；你的感受肯定也都在变，前面有一点苦后面有点乐，后面又不苦不乐；同样想，你这取相，你取不同不同的相，不断地在变；你这个行，有心所在造作的时候，也是

不断不断在变；识在了别，也是不断不断的在变动的相。

把这些五蕴集合起来，你会说：啊，这是猪，这是天人，这是人。那人里面又是前面命运不好，后面命运变好了等等，各种各样的变化都有。如果都不变动的话，有一个不变的我的话，那么假使某个众生前一世是猪，这一世是人，后一世是天人，那个做猪的我、做人的我、做天人的我，这三个你说能相同吗？要是相同的话，那前生做猪的那个我到今生还是做猪，到下一世还是做猪，那做猪的我就永远都是做猪，为什么做猪的我会变成做人的我、做天的我呢？这已经说明“我”的内容根本不一样了，根本不一样还能说是一吗？不能说是一。所以你既然说身是在不断不断地变异，那这个我不也就在不断不断地变动吗？既然这个我是不断不断地变动的話，你说离开这个身有一个常住不变的我，就根本不能承许的，毕竟不应理。

其实我是依蕴假立的，就是对于这个蕴安上一个叫做“我”的假名，除此之外，再也没有什么其它的我。就这个五蕴，为了容易称呼、容易辨别，大家就都取名叫“我”。说话的时候，所提到的“我”、“他”、“张三”、“李四”、“王五”，这都是安立起来的字，不安名字就不好辨别。其实除了这个名字之外，决定再没有一丁点的东西。所以你们说离开身有常住的我，这个决定是不可能的。

为避免我失去常性，但是又要让我发挥作用，胜论师就让我退居幕后，提出身体有屈伸、行走等等的种种动作，就必定有一个驱动者——这就是我，这就像司机能让车开起来一样。对此，圣天菩萨说：

**若法无触对，则无有动摇，
是故身作业，非命者能造。**

难词释义

触对：触是接触，对是对碍、质碍，触对就是能接触、有质碍的意思。

命者：胜论师说命是身、我、意三者的和合。

颂文直解

如果常我没有触对，就不会使身体产生屈伸等动摇的

作业。是故无常的身体动摇等作业，是常性的命或者我根本不能造的。

释义

如果我直接参与造业，就会失去常性，那么它间接发挥作用，就可以保住常性了吗？这就要来观察它是如何间接发挥作用的。偈颂的前两句是说明一个法要发挥作用要具备的条件，但是我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，因此在后两句破我能驱动身体造业。

破的关键是无触对。既然我是一个无触对的法，那就不可能引起另外一个法的动摇。譬如说我们的手去推一个车子的话，我们的手有触对，我接触这个车子往哪个方向推，就有触对，就造成车子的动摇。如果我的这个手就跟车从来都没有任何的接触、没有任何的对，决定不可能造成车的动摇。如果没有任何触对都能产生动摇的话，那就虚空也能成为能动者，可以推动车子了。

前两句说，一个法要驱动对方，发挥作用，必须要与对方相合，不相合又怎么能把作用传递到对方呢？而要相合则两个法都必须要有触对，要有触对，就必须有方分。但是所执的我，是一体的，根本没有方分，这样就没有触对，也就无法去与所依身相合，因此就无法发挥驱动的作用。

后两句是说，身体能造业，并不是我的作用。因为我纵使存在，纵然有强大的力量，也根本无法与身体发生任何的连接，所以不能动身体的一毫，所以说身体所造之业，根本不是我发挥的作用。这句同时也包含这样的意思：我既然不是造业者，当然也无法受果，所以一切的果报，也不是我在承受。